

# 赵匡胤 功夫皇帝

覃仕勇◎著

全新展现一个侠气、盛德的豪情帝王

立体式呈现一代帝王的豪情、侠气、盛德、谋略和大才

终结五代十国的野蛮政治，开拓后世历朝的文明之风

帝王权谋、为官智慧、军事韬略、处世之道

每个人不可不知的生存之道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

# 功夫皇帝

——赵匡胤

覃仕勇 著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功夫皇帝——赵匡胤 / 覃仕勇著. —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4.8

ISBN 978-7-5171-0809-2

I. ①功… II. ①覃… III. ①赵匡胤(927~976) —生平事迹 IV. ①K827=4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10022号

责任编辑: 周汉飞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16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(总编室) 64924716(发行部)

网 址: [www.zgyscbs.cn](http://www.zgyscbs.cn)

E-mail: [zgyscbs@263.net](mailto:zgyscbs@263.net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21印张

字 数 360千字

定 价 39.80元 ISBN 978-7-5171-0809-2

# 前言

## PREFACE



在中国古代历史上，出现过两个伟大的王朝，其一是汉，其一是唐。

这两个王朝消亡之时，接替它们的政府均无力单独接替那广大而破碎的版图，从而都出现了一个混乱不堪的大分裂时代。

唐朝全盛时，领土东至朝鲜半岛，西达中亚咸海，北括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上游，南至今越南顺化一带与南海群岛，面积约有1251.19万平方公里。

公元907年，朱温逼迫唐昭宣帝李祝禅让帝位，建国号大梁，史称后梁，定都汴梁。

虽然镇州的成德军、定州的义武军、魏州的魏博军等军镇早已臣服于朱温，而其称帝之后，吴越、湖南、荆南、福建、广州等割据政权也作出了依附的姿态，出现了“九分天下，梁占其七”的大好局面。而实际上，后梁的实际统治面积，不过是汉水和淮水以北，黄河以南及关中地区的一小块地盘，不足大唐面积的九分之二。

公元923年，大唐遗臣晋王李存勖灭梁，复大唐国号，史称后唐，定都洛阳，其国土面积等于梁、晋的总和，进而控制关中李茂贞所建的岐政权、并吞蜀地，统治范围囊括了今天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、四川的全部，再加上甘肃、宁夏各一部，以及江苏、安徽的淮河以北和湖北的北部，势力一度膨胀，地域非常辽阔。

可惜好景不长，公元934年，后唐第二代皇帝唐明宗李嗣源一死，唐臣孟知祥在成都割据称帝，分去了今四川一大块地盘。

最惨的还不止于此，两年之后，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称帝，定都汴梁，建国号晋，史称后晋。为了称帝，他竟把燕云十六



州割给了契丹！

燕云十六州的丢失，从此成为了汉民族心头永远的痛。

燕云十六州，是指：幽州，即今日之北京；蓟州，即今日之天津的蓟县；瀛州，即今日河北的河间；莫州，即今日河北任丘；涿州，今日河北涿州；檀州，今日北京密云；顺州，今日北京顺义；新州，今日河北涿鹿；妫州，今日河北怀来；儒州，今日北京延庆；武州，今日河北宣化；云州，今日山西大同；应州，今日山西应县；寰州，今日山西寰县；朔州，今日山西朔州；蔚州，今日河北蔚县。基本上都分布在长城的南侧，大致包括了今天的北京、天津、河北北部、山西北部，自东向西长约六百公里，南北宽约二百公里，全部面积为十二万平方公里的一大片土地，分布其上的太行、燕山等山脉，状如巨龙，绵延千里，屏蔽着华北大平原，拱卫着中原腹地，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分水岭。

中原王朝要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，就必须倚仗地理上的优势，居高临下，或借助地形的多变，利用崇山峻岭和峡谷深涧对骑兵进行干扰、袭击，破坏骑兵种种迂回、穿插、长途奔袭战术，以达到以步制骑。

失去了十六州，以步兵为主的中原王朝就失去了抵御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，还有那依山而建的万里长城。从辽人与中原新开的边界到中原首都汴梁的八百公里间，一望平川，门户大开，无险可守。

后晋末年，后蜀趁中原内乱，袭取了秦（今甘肃天水东）、成（今甘肃成县）、阶（今甘肃武都）、凤（今陕西凤县东）四州，中原王朝的形势并不妙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后晋皇帝石重贵因缺失“臣子礼”，招致了契丹人席卷而南。

所谓缺失“臣子礼”，是因为晋高祖石敬瑭为了谋夺后唐的皇位，曾向耶律德光借兵，许诺事成即把北方的燕云十六州打包相送，且每年进贡布三十万匹，自称“儿”，自称“臣”。

然而，石敬瑭死后，继位的石重贵耻于向契丹“称臣”，在给耶律德光的表文中只自称“孙儿”，没有称“臣”。

耶律德光大光其火，深怪石重贵不履行“臣子礼”，这一年，亲自统兵南下，必欲灭后晋而后快。

开运三年（公元946年），契丹主耶律德光亲率领六万大军，号称十万，倾国而出，大举入侵。

契丹骑军凶悍，长驱直入，奔袭京师，其每到一处，便纵兵大肆掳掠，以充军食，名曰“打草谷”。

京师士民大为惊骇，纷纷南下逃亡……

# |目 录|Contents

|     |   |
|-----|---|
| 前 言 | 1 |
|-----|---|

## 第一卷 侠客篇

|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章 凤翔受辱  | 3  |
| 第二章 董府比武  | 19 |
| 第三章 世外高人  | 32 |
| 第四章 河东投军  | 42 |
| 第五章 大闹风陵渡 | 55 |
| 第六章 扬威演武场 | 69 |
| 第七章 智取河中府 | 82 |

## 第二卷 将帅篇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行酒令   | 95  |
| 第二章 破辽营   | 105 |
| 第三章 邺城兵变  | 114 |
| 第四章 血战刘子坡 | 125 |
| 第五章 高平风云  | 138 |
| 第六章 训兵    | 148 |
| 第七章 平边策   | 161 |
| 第八章 战涂山   | 168 |
| 第九章 大破清流关 | 178 |



## |目 录| *Contents*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章 议和    | 186 |
| 第十一章 战六合  | 195 |
| 第十二章 鏖兵寿州 | 209 |
| 第十三章 再征南唐 | 216 |
| 第十四章 席卷淮南 | 230 |
| 第十五章 北伐之议 | 241 |

### 第三卷 帝王篇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木简疑云      | 251 |
| 第二章 陈桥之夜      | 260 |
| 第三章 禅让        | 270 |
| 第四章 大宋开国      | 280 |
| 第五章 平潞州       | 290 |
| 第六章 破扬州       | 298 |
| 第七章 佳节号长春     | 302 |
| 第八章 故人相见      | 307 |
| 第九章 杯酒释兵权     | 313 |
| 第十章 雪夜定策      | 318 |
| 补：迷离扑朔的“烛影斧声” | 323 |

# 第一卷



【侠客篇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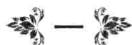




## 第一章

# 凤翔受辱

FENG XIANG SHOU RU



凤翔节度使府前，亲军护卫，岗哨林立，戒备森严，大门前有一根三丈六尺高的杉木旗杆，杆顶高悬一面蓝绸大纛，旗中心绣了一个斗大的“王”字，大门外高高的青石台阶前踞立两只石狮，比寻常府衙所见大了足足一倍有余，张牙舞爪，凛凛生威。两队军健，持槊荷戟，来回走动。

一个二十来岁年纪的汉子，身穿灰色旧布袍，粗眉大眼，高鼻阔口，颌下无须，四方脸略显暗红，颇有风霜之色，径直走向府前。还没走近，卫兵小队长大声喝道：“呔，此乃帅府重地，闲杂人员，休得擅闯！”

那汉子听了小队长如此粗野的吆喝，心下不悦，顿住脚，瞠目叱道：“俺家与王节帅乃是世交，休得无礼！”

听来人说自己是节帅的世交，小队长的气焰登时矮了一节，语气也弱了一大截，但仍然公事公办地问道：“既是世交，可有名帖？”

汉子将自己所写的拜帖奉上，小队长恭恭敬敬地接过，看了看帖子，换了温和的口气说：“阁下暂且稍候片刻，容我先向虞候通报。”

汉子点点头，昂首负手，静等虞候的答复。

这汉子名叫赵匡胤，本是涿郡（今河北省保定涿州市）人氏。其祖赵敬，曾历任晚唐营、蓟、涿三州刺史。父亲赵弘殷，擅长骑射，骁勇敢战，早年在镇州赵王王镒手下为将，曾领五百铁骑驰援后唐庄宗李存勖于河上，得到庄宗赏识，留用于洛阳禁军。

当下，契丹入侵中原，攻占了京师，匡胤拟南下往随州投奔父亲的旧交刺史董本，另寻发展机会。途中遇上了强盗杀人抢劫，救下了弱女子赵京娘。这赵京娘的父



亲早年中过进士，在京师刑部做了个郎官，眼见京城沦陷，便弃官不做，合家上下一起回蒲州乡下，不料惨遭强人毒手。赵匡胤可怜赵京娘无依无靠，便与她兄妹相称，将她送回了蒲州故里。

蒲州地处河东，凤翔节度使王彦超是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故交，赵匡胤便放弃了前往随州投奔董宗本的念头，改投王彦超，拟谋个出路。

他策马走潼关，经华州、越灊桥，穿长安，过了扶风、岐山，千里迢迢，终于到了凤翔府。

凤翔古称雍，秦王朝统一六国前，曾建都于此，历时近三百年。

凤翔之名，缘于凤凰。早在周文王时代，就有“凤凰集于岐山，飞鸣过雍”之说，因为凤鸣岐山，故周朝兴起。

汉代刘向《列仙传》中更载有隐士萧史吹箫引凤，与秦穆公之女弄玉喜结伉俪，双双乘鸾跨凤，升天而去的美好传说。

现在的凤翔节度使王彦超，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

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小雪，细细碎碎，轻轻柔柔地在空中飘着。

匡胤抬头看天，深蓝的天空已经变得灰蒙蒙了，张着眼看雪，雪不知不觉就落到了眼前，沾在睫毛上，扑在脸颊上，融在颈脖里，有一种蚀骨的冷。

远处，有几颗光秃秃的柳树，在寒风中摇晃，就像人在打寒战。

不多一会，小队长回来了，后面跟着一个文士，想必就是虞候，五短身材，脸圆身圆，小胡子，阴着脸，冷，比这初冬的天气还冷。

他拖长着腔调说：“赵匡胤，哪一个是赵匡胤？”

匡胤弯腰拱手，说道：“小的便是。”

虞候一挥手，说：“大帅前日赴华州公干，尚未返回，帖子你且留下，我可代为传递。”

匡胤一听，大为失望，躬身问道：“小人斗胆，王节帅何日还府，虞候可否见告？”

虞候头也不回，丢了一句：“少则三五天，多则半个月，大帅的行程，谁敢过问？”袖子一拂，转身入内。

看虞候的态度，匡胤牙根痒痒的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小队长瞧匡胤脸色难看，便打圆场劝道：“大帅既不在家，兄台先回吧，改日再来。”

匡胤不甘心，问：“节帅果真外出了？”

小队长讪讪笑道：“虞候说是，自然便是了。”

匡胤恨恨转身，踏着地上新铺的一层薄雪，往客栈而回。

午后，雪渐渐大了，漫天风雪，纷纷扬扬。

匡胤睡在床上生了半天闷气，等气消了，肚子也饿了。于是着衣穿鞋，要寻一家

酒店好好吃一顿，谁知才一出门，扑面就是一团团的大雪，没头没脑，让人辨不清东南西北，身子激伶伶地打了个寒战，于是折回房中取了一件带有貂皮的青色棉衣，穿在身上，向客栈的堂倌打听，知道当地最有名的酒店乃是凤仪楼。

凤仪楼的名气，主要是来自于酒，其酒乃是起源于两千多年前殷商时代的秦酒，发展到盛唐，当地人再配以独特秘方，使酒醇香典雅，甘润爽口，辣中藏甘，余味悠远，遂被誉为酒中“凤凰”，称“西凤酒”。

据说，唐贞观年间，吏部侍郎裴行俭送波斯王子回国，路过凤翔，得尝此美酒，大赞人间美酒，莫过如此，并于酒中赋诗，云：

送客亭子头，蜂醉蝶不舞；

三阳开国泰，美哉柳林酒。

凤翔能酿西凤酒的酒店比比皆是，但只有凤仪楼所酿最醇，最香，最美。

风大雪大，街上行人甚少，街市冷清，按堂倌的指示，行不多时，便闻到一股香气，混杂着八角、茴香、焦糖、熟肉的气味，匡胤驻足透过迷茫的白雪细看，街道拐角处，一座酒楼侧身而立，金字招牌上写着“凤仪楼”三个大字。招牌饱经岁月，被烟熏得一片灰黑，三个金字在落在牌匾上积雪的衬映下，显得黄灿灿的，格外耀眼。

是了，就是这儿了。

匡胤信步走近，鼻腔里很快就充斥满了酒楼中喷出的阵阵酒香肉气，陶醉无限。

匡胤暗自称赞，闪身入内。

和街道的冷清相比，酒楼内的上下两层均热闹非凡，满屋的食客人头攒动，后厨的刀勺声和跑堂吆喝声响成一片，让人倍感温暖。

匡胤上楼找了个座头，向跑堂要了一坛凤酒，另配四色酒菜。

不一会，酒送来了，菜还没端上。

匡胤倚着楼边看那半空中飞舞的雪花，蓦然间有一股流落异地的孤寂袭上心头，忍不住皱了皱眉，满斟了一碗酒，仰头喝下。

对面邻桌有一条黑大汉，也在独坐自饮，举杯之际，正好将匡胤豪饮之举尽收眼底，忍不住叫道：“好酒量！”

匡胤听了，微微一笑，又满斟一碗，向黑大汉示了示意，先干为敬，仰头又喝了下去。

黑大汉甚是豪爽，也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。

匡胤拿眼打量黑大汉，其五官威武，虎额环眼，狮鼻阔口，身材极大极壮，身穿浅蓝色旧布袍，布袍的袖口处已破，露出了一大团一大团的棉絮，虽有落拓之态，却凛凛然有英雄之气。其桌上放着一大碗汤，两大壶酒，此外别无他物。不由心下一动，



高声道：“汉子，你我独饮，了无生趣，不如过来，同喝美酒，如何？”

这时，跑堂端来了所点菜肴，手脚麻利地布置在桌上，蒸气升腾，肉香绕梁。

黑大汉擤了擤鼻子，应了声：“好！”提壶抓盏，大大咧咧地走过来，坐在匡胤身边。

匡胤看着他的杯，微笑道：“兄台乃是豪迈之人，如何用这样的小酒杯？”叫道：“酒保，换两只大碗，再打十斤西凤。”

那酒保听到“十斤西凤”四字，吓了一跳，赔笑道：“爷台，十斤西凤喝得完吗？”

匡胤大笑道：“开饭店的还怕大肚汉？爷又不会少你的钱，先来十斤，不够再打。”

酒保笑道：“是！是！”过不多时，取过两只大碗，一大坛酒，放在桌上。

这一大坛酒再加上匡胤先前要的另一坛，足足有十五六斤，黑大汉看得眉开眼笑，不等匡胤说话，拎起酒坛，就满满斟上了两碗，对匡胤说道：“承蒙兄台相请，你我先来对饮十碗，如何？”

匡胤一听，知其也是海量，大笑道：“酒逢知己千杯少，不说十碗，便是二十碗，三十碗，又有何妨？”

两人端起碗来，均是一仰脖子喝干。

跟着又斟了两大碗。

黑大汉笑道：“爽快！爽快！”一抹嘴，又将一碗酒喝干。

匡胤也喝了一碗，说道：“西凤美酒，名不虚传。”

黑大汉连喝两碗酒的过程中，左手始终牢牢拎着酒坛子，看匡胤的碗空了，正要斟酒，听匡胤说话，便道：“听兄台口音，并不是本地人。”

匡胤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小可京师人氏，姓赵名匡胤，未请教兄台高姓大名。”

黑大汉把匡胤碗斟满，坛已近倒空。

这坛是匡胤初上楼时要的，可容酒五斤上下，而每一大碗便是半斤，两人你来我往，一下就喝了八碗，再加上匡胤之前喝的两碗，不觉已将之喝干。

黑大汉摇了摇坛子，将之倒竖在自己唇边，把里面所余残酒尽倾入口，涓滴不留。

听匡胤一问，抹了抹嘴，说道：“小弟姓张，名琼，小字伯玉，大名馆陶人氏。”

匡胤听了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原来你也不是本地人，只是不知何故也到了凤翔？”

张琼端碗冲匡胤一举，又一口喝下，说：“契丹入侵，河北遍地狼烟，家园尽毁，遂江湖漂泊，四海为家，不意流落到此。”

匡胤举碗道：“好一个‘四海为家’！干！”先将酒喝了。

两人均是豪迈慷慨之士，一番豪饮下来，彼此对对方心生仰慕，惺惺相惜。

待打开了第二坛酒，不再剧饮，而是慢慢吃菜。

酒之外，凤仪楼的招牌菜腊驴肉也是驰名天下，所腌制的驴肉色泽红润，香嫩滑口，百吃不厌。

匡胤吃了一块，但觉奇香透鼻，鲜美异常，赞不绝口。

张琼却是连吃了几块，吃得滑不留口，瞧样子，舌头也快要被吞下去了。

匡胤看他吃得高兴，便吩咐跑堂再上一盘驴肉，另外再添上些菜蔬、汤水，边吃边谈，尽谈些江湖上的见闻，但凡谈及到那些锄强扶弱的侠义之举，两人都大加赞赏，拍案叫好。

不知不觉，天色渐渐暗下来了，酒楼里已经掌灯、点亮了灯笼，窗外街道上的积雪因为光线昏暗，而呈现出一种泛着米黄边缘的白，而桌上的酒菜也已经残尽。

两人酒饱饭足，酣呼畅快。

## 二

梦后楼台高锁，酒醒帘幕低垂。

一场豪饮下来，赵匡胤足足睡了八九个时辰，

宿醉过后，彻底醒来，已是第二天的午后。

醒过来的匡胤只觉身上冰冷，扭头看时，自己竟然睡在地上，床铺上的棉被，只垂下半角，身上并无任何遮盖物。

原来半夜翻身，竟跌落床下。

如此看来，西凤酒非但香醇，竟能御寒。

外面天色已大亮，屋子里静悄悄的。

他撑着身子，挣扎着起来，先伸了个懒腰，再摇了摇脑袋，脑壳里却像抵到了几个尖锐的硬物，隐隐作痛。

这种感觉让人异常不快，他用手按了按太阳穴，妄图想把自己弄得更清醒一些，脑袋里的痛感便愈加明显。

尽管向来好酒，但这样的宿醉却是平生罕有。

新交如酒，能有这样的豪饮，能有这样的宿醉，非是酒之故，乃是新交好友使人醉呢。

这样想着，匡胤的脑袋里瞬时浮现了一个豪爽冲天的黑大汉的影子，正是昨晚在这个异乡异地萍水相逢的张琼。

他推开窗户，远近的屋顶都铺满了白雪，瓦楞上、檐角边，挂着冰梢，下面的街市，行人稀少。

这一年的冬天，来得真快，仿佛一夜之间，就进入了隆冬时分。

匡胤呼小二泡了壶热茶，寻思，凤翔节帅王彦超既外出公干，也不是一两日就能



回来的。与其在客店里无聊地等待，不如到外面瞧一瞧这关中的雪景。

转念又想起张琼说他原是寄寓在他表兄马仁瑀家里，昨夜散手时，再三叮嘱自己闲时到表兄府上相聚。

匡胤与他在凤仪楼赌酒相遇，虽是初识，却是倾盖如故，肝胆相照，意气相投。

左右无事，不如就到他表兄家寻他罢了。

这样想着，便穿上棉衣，将身上的盘缠全部绑在腰间，捏了点碎银子，吩咐小二给自己的坐骑乌鸦供上好豆料，详细问了马仁瑀家梅子园的去向。

马仁瑀家梅子园乃在凤翔远郊。

待乌鸦吃饱，匡胤跨鞍而上，抖缰徐行。

天气严寒，朔风凛凛，瑞雪翻飞。

从街市驰出城门，行了七八里，两旁的农舍越来越少，远处山如玉簇，路边的林木恰似银妆。

这样的大雪天，贸然造访，会不会打扰人家呢？

转过一个山头，风雪更猛了。

匡胤心下迟疑，马行自然缓散下来。

路边几株高大的榆木下有一木板钉就的茅草酒店，破壁缝里透出火光，竟有人在店内高歌。

匡胤凝神细听，只听其歌唱：“风织雨眠，疑作鼓角响，兵车纵横，万马回旋，当时少年心情，臆点江山天下计。”

这人的歌声方歇，又有一人击桌唱和，唱：“十年鸿泥渺渺，半世萍絮飘飘，枕泪痕，鲛绡透。鬓凋人瘦，歌哭篁咽。不若散却千年事，芒鞋渡航，离合风云，笑笑，也弄风花也弄雪！”

匡胤下马立在店门，赞道：“两位歌声高亢，词辞古朴高雅，当是世之高士啊。”

那两人一个相貌清奇，白面微须，年纪不过二十上下，另一个却是道士装扮，脸色黝黑，四十岁的光景，两人隔着地炉向火对饮，炉里面焰焰烧着柴火。

听匡胤说话，一齐扭头看店门。

匡胤站在店门，因为身材太过高大，竟把店门外耀眼的雪光全部挡住了，店里黑暗了许多。

匡胤又作揖问道：“在下涿郡人赵匡胤，被雪打湿了衣裳，借此火烘一烘，望乞方便。”

两人相邀道：“莫说烘火，这大冷天的，共酌些热酒又有何妨？”

店门太矮，匡胤身躯太高，从门口进来，不得不弯下了腰，在那两人对面坐下来。

二人此时才看清他的面目，只见他脸色赤红，眉毛粗壮，双目有神，虎额高鼻，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，不由暗自喝彩。

匡胤坐下，看了看，只见火炭边煨着几个瓮儿，里面透出酒香，便有几分嘴馋，复作揖问道：“敢问二位高姓大名？”

那道士稽首还礼，答道：“小可苗训，河中人氏。”又复指那白面儒生说：“这位乃是河北名士赵普，原籍幽州蓟县，因避兵乱，随父迁居洛阳。”

匡胤一听，不由对那白面儒生多看了几眼，心生好感。

须知匡胤的祖籍也属河北，乃是涿郡清苑县，父亲也是避兵乱入定州投军，后迁居洛阳。

当下自报家门，与赵普兄弟相称。

那苗训爱好阴阳兵家之术，穿一身道袍，颇有仙风道骨之态，以相面测字为业，云游天下。他混迹江湖，浪荡半生，阅人无数，看赵匡胤器宇轩昂，神态豪迈，不由暗自吃惊，心想，按相书上的说法，此人乃是龙凤之姿，富贵之相，不妨试探一番。

于是，一番客套话下来，便向匡胤道：“贫道看阁下器宇不凡，颇有王侯将相之姿，不如替你测一个字，如何？”

匡胤微微一笑，答道：“偶听道长啸歌，胸有块垒，内有深意，怎么突然以这等愚惑农夫农妇之技来诱我？若是道长手头拮据，小可身上也略有些银两，尽可以拿些去用，测字却是不必。”

苗训抚掌大笑，道：“壮士快人快语，真真豪迈爽直之人！当此离乱之世，人命危浅，要贫道算命、测字的达官贵人，比比皆是，贫道用度还算丰裕，心意先领了。”

那赵普也是和苗训一般的心思，要借机结交匡胤，一旁笑吟吟道：“测字之术，虽是旁门左道，信与不信，全在于人，兄台既然洒脱，又何妨一测？”

匡胤举杯欲饮，笑道：“也罢，道长测一个，权当娱情。”

苗训于是正色道：“赵兄请随意出示一字。”

嗯——匡胤略一思索，将杯中的酒洒出少许于桌子上，用手指蘸了，在桌上一笔一划书写，说：“‘赵（赵）’，道长便测贱姓这个‘赵’字好了。”

苗训眉头一动，喝彩道：“好一个‘赵’字！”

匡胤和赵普一齐看他，同时问：“这个‘赵’字怎么个好法？”

苗训摇头晃脑，煞有介事地解释道：“且看这个‘赵’字，左边‘走’上有‘土’，是中原板荡之状，‘小’偏偏坐在‘月’字之上，左‘短撇’，右‘点捺’，便是左丞右相，自己居中，坐在月亮上，壮士可不是就是王侯之相？驾驭文武，‘走’上赶‘土’，乃是封疆无界，还要开边拓土，建万世功业呢。”

匡胤从京师出来，原是寻找建功立业的机会，听了苗训之言，心中虽喜，却兀自不信，指着赵普说：“赵先生也姓赵，你这番解释用在他身上，也说得通。”

苗训纵声长笑，道：“字由你出示，自然应在你身上，如要测赵先生，他却未必会



示‘赵’字，何况，兄台没听说‘同人不同命，同字不同运’吗？”

匡胤默然，心中却风起云涌，翻腾不已，自忖，现在契丹入侵，百姓蒙难，可不正是我辈匡扶王室，救济天下的时候吗？只是不知真龙天子出在何方，自己该何去何从。目下虽然来投奔凤翔节帅王彦超，但那王彦超的志向如何，会如何安排自己，全都是一个未知数，心中不由得有些烦躁起来。

赵普似乎猜出了他的心事，问：“壮士自京师来凤翔，莫非是寻前程来了？”

匡胤怔了一怔，据实相告道：“京师已陷于膻腥，在下正是要来凤翔投奔家父旧友节帅王彦超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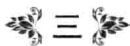
听了王彦超之名，赵普皱了皱眉，道：“此人气量狭小，恐不能接纳你，纵能接纳，也难相容。”

匡胤矍然一惊，不信，强辩道：“王彦超当年与我父亲同在庄宗的禁军里效力，一起上阵杀敌，一起流血流汗，同在尸山血海里爬出来，是割头换血的生死之交，岂会不接纳我？又岂会不能相容？”

赵普道：“兄如不信，不妨静等数日，那王彦超从华州回来了，自见分晓。”

三人浅斟细酌，纵谈古今英豪，共论天下形势，不知不觉，已至薄暮。

酒散离桌，天气寒冷，桌上酒水写成的“赵”字，已凝结成冰，晶莹可爱。



从野店出来，知道匡胤是要去访友，赵普嘿嘿一笑，乘着醉意，迎着朔风，高声吟哦起来：

杖策招隐士，荒涂横古今。  
岩穴无结构，丘中有鸣琴。  
白云停阴冈，丹葩曜阳林。  
石泉漱琼瑶，纤鳞或浮沉。  
非必丝与竹，山水有清音。

……

匡胤听得直想发笑，道：“在下要去寻访的，乃是粗野豪放的江湖豪客，却不是先生诗里的什么隐士！”

赵普恍如未闻，顾自吟诵下去：

何事待啸歌。灌木自悲吟。  
秋菊兼糗粮。幽兰间重襟。  
踟躇足力烦。聊欲投吾簪。

苗训嘴里喷着酒气，笑道：“这诗，并不是赵先生所作，乃是晋人左思的《招隐